

史語所藏

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



西夏文佛經殘本（現藏史語所）

林英津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民國廿年（1931）三月，中央各機構倡議合組西陲學術考察團，從事大規模西北科學考察工作。該考察團由本所在內的十一個學術機關組成，調查工作包含生物、人類、考古三組計畫考察事項，推請李濟擔任團長。^①

對我而言，民國廿年是遠古時期；我很少想到那樣遙遠的日子跟自己有什麼關係。我知道史語所藏有居延漢簡，卻彷彿不知道居延漢簡來自西北考古。更不知道，西北考古除了出土漢簡，還有西夏文物。甚至文物陳列館陳光祖主任讓我去看西夏文殘本時，還只當是分內的工作；對陳先生「昔西北考古與居延漢簡同時出土」的說明，等閒視之。直到有朋自遠方來，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克恰諾夫（Kychanov, E. I.）和索羅寧（Solonin, K. J.）兩位先生來訪，他們對我手邊正在解讀的西夏文獻大感驚訝，對史語所居然藏有西夏文獻覺得不可思議。^②才想到，我脖子上掛著的小石頭，居然還是鑽石。我小心翼翼的拿將下來，卻一籌莫展。每一個西夏字都認清了，究竟不解句義，不知道是哪部經。西夏文佛經的解讀，對我而言，還是個新的領域。而西夏文佛經的語言風格，迥異於一般翻譯漢文的世俗文獻及儒家典籍；已往我由解讀西夏語譯《孫子兵法》、《類林》所架構的參考語法，現在看來，根本不夠用。不僅如此，這些西夏文殘卷跟漢簡、漢代塞牆和障堡亭隧等遺址，能有什麼關係？我到哪裡，才能找到相關的資訊？

本文，僅是截稿前我有限的知見；我所不知道的、解不出來的，希望能有各行道的研究者，願意共同找答案。以下分三節說明我有限的知見：（一）目前已經充分解讀的十六頁，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二）這兩部殘經與其他西夏文獻可能的關係，及《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可能的翻譯底本。（三）將焦點從漢簡移到西夏文物，串連西北科學考察團、與科茲洛夫（P. K. Kozlov）的蒙古、四川探險隊，略談這些西夏佛經殘卷「小而美」的價值。

① 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6-8。文中的「本所」，自然指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② 絕大多數西夏文物收藏在聖彼得堡，克恰諾夫先生鑽研西夏文獻，長達四十餘年。兩位先生因為執行蔣基金會「黑水城西夏文獻研究」合作計畫，來訪兩週（2001，2/28-3/14）。

壹、

這一節先以具體事例，說明這十六頁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庫房藏西夏文佛經殘卷計四小疊，^③最初，在庫房閱看原件時，我看到的是木刻折本（蝴蝶裝？），刻工、墨色勻整的一個殘頁（即翻拍後臨時編號1-1），七字一句、兩句一行、六行一面，從不完全的文字看來，已經可以判斷應屬佛經無疑。

現在，我所釋讀的十六頁只是其中兩小疊的一部份，已經數位相機翻拍，臨時編號分別是1-1~3，2-1~13。目前可以確認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臨時編號2-1的殘頁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卷廿三開頭幾句。其餘1-1~3及2-2~13皆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但順序已經擾亂，而且可能不是同一個本子。

破解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線索是，編號1-1第五行第二句頭兩個字，

𐰇 𐰏 (𐰇)^④

b¹ xa¹ ba¹

這兩個西夏字通常作為「族姓」或對音字，一向缺乏具體字義可考。不過聶歷山的字典裡，在 𐰇 字下收有「𐰇 | 𐰇, sxr.(梵音) bhagavat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1960, Nv. I-317)。根據這個線索，東京大學的研究生莊崑木先生檢索《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推想這些殘卷即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⑤我根據莊先生提供的資料，一再比對，也確認這部分殘卷的確都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內容；但是前後順序不對，而且恐怕是好幾個不相連屬的殘段。由於還有大部分的殘卷尚在燻蒸處理，本文暫時不作比定正確頁次的工作；只簡單說明我所以能確認的文例。

③ 根據丁瑞茂的「史語所文物陳列館藏西夏文經書來源初步推測」，這些殘卷所附紙牌編號為172之1，和居延漢簡的編號方式相同，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採集品運到北京整理的編號。「『172』代表出土物的標號，『之1』為該地點出土物的序號」。丁先生並根據殘卷中印有坐佛圖像，與貝格曼《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頁137, K737, P4, p197:2記錄的坐佛和供養人圖像的西夏文殘片類似，推論該墨殘卷或即為當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水城 (Khara-khoto) 所採集的文物。但是，(一) 漢簡的編號直接寫在簡上，西夏文殘卷則寫在小紙牌上；而且「172之1」不見於中科院考古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之附表。(二) 貝格曼所記圖像高約20公分，而殘卷原來的高(長)度恐怕也只有20公分左右，兩者似未必為同一地點出土物件。對此，邢義田先生也持疑。

④ 括號表示裡頭的西夏字原件已經殘損，我根據上下文、由半邊字所作的復原。下同。

⑤ 莊先生先認出2-1應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隨後又根據我附註的聶歷山的資料，推論其餘各頁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他隨即熱心的為我翻檢各種大藏經的版本，並快捷寄來許多相關參考文獻；最終並確認1-1~3及2-2~13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無誤。直到本文截稿，他還持續從東京一再地提供相關的資訊，隨時提醒我應該注意、參考的書目。莊先生的熱心、無私，無可言謝，唯有衷心銘感。

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TK184)、及《大正藏》所收元代沙門釋智漢譯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⑥編號1-1~3的殘卷正是《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頭兩頁(14-1~2)、釋智漢譯頁827上欄第五行起至中欄第五行的經文。殘卷1-1第一行雖然只剩四個字，對的正是漢文版的「具足有大慈悲者」；第三行可以辨識五個字，對的應是漢文版的「能作清淨除罪業」。第四行第一句第六字殘損，第二句只得第一個字，卻顯然對漢文版的「密主我爲此事故，爲汝巧妙令宣說」；而第一句殘損的字，應該是 𑖇 njɪ² ‘汝’。第五行第一句七個字清晰可識，正是漢文版的「汝今一心應諦聽」；第二句接續前引文，對漢文版的「唯然末阿善哉」。^⑦其後第六行、與殘卷1-2頭三行相續，對漢文版的「復次釋迦出有壞，一切密咒大種性，密咒明咒持種性，於其三種令觀察，世間及出世間性，顯作世間大種性，殊勝廣大手印種」；而第三行第六個字，應該是 𑖇 tsew²。^⑧殘卷1-2第七行以後全屬對音，第七行的四個西夏字，與漢譯對音的「啞阿_{長呼} 依倚」可謂密合。^⑨殘卷1-3第二行第一句、第二句頭四個字也很清楚，對漢文版的「如是正覺出有壞，究竟正覺啞中出」。第三行第一句第六字殘損，第二句只能辨識頭一個字，卻無疑是漢文版接下去的「啞者一切字中勝，是大利益微妙字」；而殘損的第六個字，應該補 𑖇 kha¹ ‘中’。^⑩其後六至九行，每行只剩下五個字，但無疑是漢文版一連四行的「大供養者(是大欲、大嗔、大癡、大忿)」；後面十至十一行可辨識的字較多，正是漢文版接續下去的「大供養者大貪欲，一切貪欲皆除斷，大欲即是於大樂，大安樂者大喜足，大境色與廣大身，大色并及大形像」。下面將上頭提到的西夏文字打橫排，加註擬音及漢譯，以供讀者參考。

- ⑥ 《大正藏》第廿冊，頁826-834，No. 1190。其實，這部經的漢譯至少有四種，即收在《大正藏》第廿冊，頁808-834之1187-1190號。釋智譯本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微有出入，與1187-1189號譯文則明顯不同。本文主要參照釋智譯本及《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理由是兩者皆有七字一句的譯文形制，西夏譯文與之相似。此純屬方便，並不表示我認爲西夏譯文是以釋智譯本爲底本；至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根據現有文字比對，與釋智譯本雖僅有些微出入，究竟不知何人所譯。又，承蒙莊先生來信提醒，根據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提到「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一卷 元釋智慈譯 清初抄本」，似乎《大正藏》該經的譯者題漏一「慈」字。
- ⑦ 釋智作「唯然末過善哉」。不論是「末過𑖇」或「末阿𑖇」，無疑都是bhagavat的漢字對音；也有對以「婆伽梵」者，如沙囉巴所譯(No. 1189)。由於使用音譯，只要用的是同音字，本無須有一定的方塊字。不過「末過𑖇、末阿𑖇、婆伽梵」的用字不同，同時透露了宋元以來漢語的音韻變化，及以單音節漢字對多音節梵音時，不同的譯者對內部音段的切割有不同的辦法。
- ⑧ 其他對譯資料， 𑖇 phju² tsew² 通常對譯「第一、殊勝」。
- ⑨ 這以下，釋智譯本有六行譯音不譯義的文字，《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文版僅餘兩行，顯然中間有缺。《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第二頁並且跳過數行七字一句的譯義經文，從「大供養者大貪欲」起，已是釋智譯文的中欄第三行了。根據形制推斷，俄藏編號14-1應是該經足本的第四頁，則14-2應該已經是第六頁的右半面了。
- ⑩ 𑖇 𑖇 zji² kha¹ phju² 對譯「中勝」，有他經對譯「最無上」、及 𑖇 𑖇 zji² kha¹ 對譯「甚」，皆可供參考。

1-1-1 𪛗 𪛘 𪛙 𪛚 … …

tha² wjuu¹ njij¹ rjir²

大^① 悲 心 與

具足有大慈悲者 (No.1190, p.827, 上欄5行)

1-1-3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dzji² dzwej¹ tjij¹ ·jijr² gjj¹

罪 惡 滅 除，清

能作清淨除罪業 (同上7行)

1-1-4 𪛠 𪛡 𪛢 𪛣 𪛤 (𪛥) 𪛦 𪛧 … …

tshjwo¹ thja¹ dwuu² wə¹ mjijr² nji² ·jij¹, ɲa²

故 彼 秘 主 者 汝 之 我

密主我爲此事故，爲汝巧妙令宣說 (同上9行)

1-1-5 𪛨 𪛩 𪛪 𪛫 𪛬 𪛭 𪛮 𪛯 (𪛰) … …

·ja- njij¹ ɲwu² nji² dji² nji² lew², ba¹ xa¹ ba¹

一 心 而，汝 善 聽 當， [bhagavat]

汝今一心應諦聽，唯然末過鍍善哉 (同上10行)

1-1-6 (𪛱) 𪛲 𪛳 𪛴 𪛵 𪛶 𪛷 𪛸 𪛹 … …

niow¹ tsjɿ¹ rjur² pju¹ sʃɿ² kja¹ mju², dwuu² ɲwə¹

復 次 世 尊 釋 迦 舞，密 咒

復次釋迦出有壞，一切密咒大種性 (同上11行)

1-2-1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dwuu² ɲwə¹ bju¹ ɲwə¹ zow² ·jij¹ sjwɿ¹, so¹ mə² sjwɿ¹ ya²

密 咒 明 咒 執 種，三 種 中

密咒明咒持種性，於其三種令觀察 (同上12行)

1-2-2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rjur¹ ljɿ¹ rjur¹ kha¹ lho·jij¹ sjwɿ¹, rjur¹ kha¹ dzju¹

世 及 世 間 出 之 種，世 間 顯

世間及出世間性，顯作世間大種性 (同上13行)

① 西夏文的‘大’有兩個字，兩字異音同形 (或幾乎同形)：s0971 ljij²，和s0972 tha²，後者應爲漢語借詞。本文統一標記爲tha²，只是方便法，未必是。

1-2-3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a² la¹ tɕj² ·ji¹ phju² tsew², sjwɿ¹ tha²
 大 手 印 之 第 一，種 大
 殊勝廣大手印種，大種大…… (同上14行)

1-2-7 𪛗 𪛗 𪛗 𪛗
 ·a·iaa²、·ji¹·ji¹
 [啞阿長呼] [依倚] (同上17行)

1-3-2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jɿ² sju² tshja² dwewr² ba² ɣa¹ ba², zji² dzjwa¹ tshja² dwewr²
 如 此 正 覺 [bhagavat]，究 竟 正 覺
 如是正覺出有壞，究竟正覺啞中出 (同上24行)

1-3-3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a- tja¹ ·jwɿ² dji² zji² kha¹ phju², tha²
 [阿] 者 文 字 中 勝，大
 啞者一切字中勝，是大利益微妙字 (同上25行)

1-3-6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a² kju¹ tshwew¹ tja¹ tha²
 大 供 養 者 大 (同上28行)

1-3-7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a² kju¹ tshwew¹ tja¹ tha²
 大 供 養 者 大 (同上29行)

1-3-8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a² kju¹ tshwew¹ tja¹ tha²
 大 供 養 者 大 (中欄1行)

1-3-9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ha² kju¹ tshwew¹ tja¹ tha²
 大 供 養 者 大 (同上2行)

1-3-10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tha² kju¹ tshwew¹ tja¹ tha² laa¹ zji¹, laa¹ zji¹ ŋowr² ŋowr²
 大 供 養 者 大 貪 欲, 貪 欲 一 切
 大供養者大貪欲, 一切貪欲皆除斷 (同上3行)

1-3-11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dzu¹ kiej² tha² ŋwu² tha² no² rej², de² lji² tha² viej¹
 愛 欲 大 是 大 安 樂, 喜 悅 大 實
 大欲即是於大樂, 大安樂者大喜足 (同上4行)

1-3-12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dzu¹ tha² lju² tsj¹ tha² viej¹ lji¹, sja² tsɔ² ku¹ tha² lju² tha²
 愛 大 身 亦 大 實 也, 色 現 則 大 身 大
 大境色與廣大身, 大色并及大形像 (同上5行)

以上, 本文的釋讀固然三頁相續, 其實可能只是巧合。因為殘頁1-1的外觀, 顯然與1-2~3有別。1-1形制要比其餘兩頁稍長稍寬些, 字體的刻畫也有些明顯的差異。從外觀上看, 1-2~3似乎與2-2~13為同一件。但是1-2~3如同1-1, 七字一句、兩句一行; 而2-2~13雖然上半部殘缺, 卻顯然不分句。

參考漢譯本, 我可以肯定 2-2~13 也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譯文, 是後半部非七字一句的「五輪功德」。這部分的殘卷一頁 (折本的兩面) 應該是十二行, 可是上半部都不見了, 無從推想原來究竟一行有幾個字; ⑫頁與頁的順序、及各頁文句先後也令我很困惑。僅憑殘文, 粗略的說, 頁次似乎是倒過來的, 即 2-13 在前, 其後依序為 2-12、2-11、……。文字內容大致從釋智漢譯本的「第二輪功德」之「(破壞)一切諸魔之力」起, 至「第五輪功德」之「和悅樂見者歡喜」為止。⑬下面即以首(2-13)尾(2-2)兩頁為例, 略作說明。

⑫ 如果1-1~3和這部分是同一件, 則很可能一行是十五個字。就一行十五個方塊字而言, 書版的形制就和下文提到的「拜寺溝方塔」採獲的漢譯殘本很像; 但與黑水城的差異, 就不只是刻工和字體了。

⑬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14-10起, 也是不分句 (一行十四字?) 的「五輪功德」, 但前有殘缺。14-10前缺釋智譯本的「持金剛金剛手... ..即能清淨身語意三之密」, 與14-11又中缺「法性攝受中即一切聖道之邊際」。14-12以下到14-13間, 又缺了極大的一段, 幾乎是「五輪功德」的一半文字; 14-13、14-14僅有釋智譯本頁831下欄14行的「高貴勝族中... ..」到「持金剛金剛手如是具足」為止。儘管殘缺多, 譯文幾乎一模一樣。這種情況和《大正藏》的四種漢譯本「五輪功德」面貌各異, 是很不一樣的。

- 2-2-7 ……(頤) 頤(穢) 穢(銓) 穢 穢 穢 穢(慨)
 dzjwiw² pa² rjar¹ ŋo² dzju² njij² kja² kha¹ tsj¹ mji¹
 飢 渴 病 苦 刀 兵 劫 中 亦 不
 ……不生飢饉疫疾刀兵等劫 (No.1190, p.831, 下欄10-11行)
- 2-2-8 ……(慨)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mji¹ wee¹ lhij² njij² wjij² zj¹ lo² kjw¹ r¹ wjij² rjir²
 不 生, 國 王 敵 人 群 賊 △ 與
 ……不生五濁惡世不遭王怖惡怖賊怖 (同上11-12行)
- 2-2-9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bji² dzji² sjwi¹ lu² wjij² rjir² mji¹ ber² ljaa¹ gjwi²
 卑 賤 貧 困 △ 與 不 遇, 傷、頌 句
 ……不逢下劣貧窮之怖 (同上12行)
- 2-2-10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niow² da² niow² nj¹ wjij² le² mji¹ rjir¹ mər²
 惡 言 惡 等 △ 畏, 不 惡, 本
 ……不值穢氣毀謗輕賤惡名惡語之怖畏恆常得生本性…… (同上12-13行)
- 2-2-11 ……(致)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穢
 ljuu² njw¹ tsə¹ laa¹ ŋa² tsj¹ we² rjur¹
 端 嚴 色 顏 美 妙 亦 成, 世
 ……能成一切端嚴勝相顏色美妙於諸世人…… (同上13-14行)
- 2-2-12 ……(穢) 穢 穢 穢(穢)
 nej² ljij² zjij¹ de² lj¹
 善 見 時 喜 悅
 ……和悅樂見者歡喜 (同上14-15行)
- 2-13-1 ……(穢) 穢 穢 穢 穢
 tsj¹ tsjij² ljij² vie¹ ŋowr²
 解 悟, 魔 力 一 切
 ……體解(一切善逝法界於諸勝中而能破壞)一切諸魔之力(No.1190, p.831, 中欄24-25行)

- 2-13-2 …… 緘(纜) 禰 禰 禰 殺 緘
 vie¹ ·ji¹ ηowr² ηowr² ·jij¹ xa² vie¹
 力 衆 一 切 之 十 力
 ……一切十力中即十力之十力 (同上25-26行)
- 2-13-3 …… □ 禰 禰 統 殺 鋒 敵 緘
 ηowr² ηowr² tsjij² sjij² mjo¹ ηwu² tshja²
 一 切 悟, 智 現 是, 正
 ……一切智智性中即一切智智之性 (同上26行?)
- 2-13-4 …… 蕪 緘 緘 禰 禰 禰 妄 蕪 蕪
 ηwuu¹ tshja² dwewr² ηowr² ηowr² ·jij¹ zj¹ vie¹ sjij¹
 言語, 正 覺 一 切 之 真 實 成
 …… (是諸法中之) 教真實成就一切正覺 (同上26-27行)
- 2-13-5 …… (緘) 數 (精) 曉 禰 禰 禰 緘 緘 殺 緘 禰 殺
 po¹ tjij¹ kjir¹ sjij² ηowr² ηowr² ·jij¹ ljo¹ lhə-sjij² lhə-zji² dzjwa¹
 菩 提 勇 識 一 切 之 福 佑 足、智 足 皆 畢,
 ……亦是一切大菩提勇識福智二足真實究竟…… (同上27-28行)
- 2-13-6 …… (禰) 禰 禰 殺 緘 禰 禰 禰 殺 緘
 buu² gji¹ sej¹ vie² mji¹ tjij¹ dwewr² ηowr² ηowr² ·jij¹ wee¹ tji²
 勝, 清 淨, 聲 聞 獨 覺 一 切 之 生 處
 ……最極清淨也亦是一切聲聞緣覺出生之處 (同上28-29行)

以上是語意貼近的部分。我必須說明，2-2 的頭六行，對不上釋智的譯文；2-13 接下去的六行，我也不敢說對得上「具足人天境界是大乘之體性 ...」。此外，現存經題為《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者，應該也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漢譯本，¹⁴內容有釋智譯本所無的「(已上) 初輪功德計十二頌句」、「(已上) 第二輪功德計五十二頌句」、「(已上) 第三輪功德計五十二頌句」、「(已上) 第四輪功德計十九頌句」、「(已上) 第五輪功德計五十二頌句」，似乎與西夏文本中夾的小字相當：

¹⁴ 收入《大正藏》第廿冊，頁820-825，No. 1189。為元代沙囉巴所譯。

2-13-8 (紕) 賄 徭 駁 橋 紕
 tshja² ·ioow¹ ·jij¹ va² nj⁺⁺¹ ljaa¹
 功 德 之 十 二 偈

2-10-7 紕 賄 徭 駁 橋 紕 駁
 tshja² ·ioow¹ ηwə¹ va² nj⁺⁺¹ ljaa¹ dzjwa¹
 功 德 五 十 二 偈 畢

但兩者的文字內容是對不上的，甚至是前後顛倒的。本文對《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說明，暫時到此為止。下文說明唯一的一頁《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首先認出臨時編號 2-1 的殘頁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的人，也是莊崑木先生。¹⁵當初收到翻拍的文件時，該殘頁曾令我大惑不解。因為這一頁無論是墨色、刻工或形制，都與最初見到的殘頁（1-1）不一樣；比對其餘翻拍2-2以下各頁，也顯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這一頁應該至少有七行，但文字可辨識的僅中間三行。字體較小的第一行，看來與佛經不相干，比較像世俗文獻用語。

2-1-1 (徭) 徭 徭 駁 徭 徭 駁 駁 徭 駁
 njə¹ rj⁺⁺² sj⁺⁺² sjj² wo² dzj⁺⁺² dow¹ -- zjj¹ ηwej² thjoo¹ bjuu¹
 神 謀 睿 智 義 判 却 邪 寬 和 妙、美 貴、敬

第二行顯然是章節卷次的標記。不是只有佛經才分章節卷次，因此這一行對最初的釋讀起不了作用。

2-1-2 (駁) 賄 徭 橋
 va² ·jar¹ tsew² ·jij¹ nj⁺⁺¹
 十 八 卷 之 二

第三行最初只認出五個字，紕 徭 tsjiir¹ 是根據半邊字，恰好「紕 徭 tshja² tsjiir¹ ‘正法’」不妨連讀，猜的。西夏字 徭 徭 徭 po¹ lo¹ bji² 通常音譯「波羅密」，則參考了西田龍雄的論述（《西夏語の研究》，vol. II: 266, 567）。既然「波羅密」或 徭 徭 徭 po¹

¹⁵ 參看⁵。我不知道莊先生最初如何能認出該頁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第廿三卷開頭的地方；但他顯然是對的（《大正藏》第八冊，No. 228, p. 665中欄。莊先生4/11來信說明，佛經裡卷數超過「十八卷」的不多。根據這個線索，宋代譯的佛母般若廿五卷，時代相近，極有可能是其所依本；而佛母般若第廿八品橫跨廿二、廿三兩卷，第廿三卷經題之後標以「散華緣品第廿八之二」。根據這個現象，他進一步判斷這個殘本是由漢譯夏的，理由是「因卷長所限而將一品分做多份的作法，是中國譯經史的常態及特徵」。更精確的說，他認定第二行是品題「散華緣品第二十八之二」，及第三行是經文第一行。他並且提醒我，該殘頁第一行似為西夏「仁宗仁孝時校的殘文」。這是我到現在還很疑惑的地方，下文還會有所說明。

lo¹ bjii² 都是梵文[paramitā]的對音，而[paramitā]漢譯也作「波羅密多」；西夏字 𐽄¹ tow¹ 差似漢字「多」的對音，因此 𐽄¹ lo¹ bjii² tow¹ 應該是「波羅密多」。¹⁶

2-1-3. □ 𐽄¹ lo¹ bjii² tow¹ tshja² tsjiir¹

po¹ lo¹ bjii² tow¹ tshja² tsjiir¹

〔波羅密多〕正法

但是光憑這樣六個字，除了顯然是佛經的語言之外，就沒有更多的訊息了。

現在，既然確定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殘頁的某些半邊字就彷彿可識。2-1-3的□應該是 𐽄¹ zja²，前面還可以補上 𐽄¹ pa²，西夏字的 𐽄¹ pa² zja² 即「般若」、梵音的[prajñā]。因為該經「散華緣品第二十八之二」第一句是「爾時世尊說是般若波羅密多正法時」，而2-1-2的第三個字不妨對譯「第」。殘卷可識的第一句右邊應該至少還有兩行，第二行依稀可見一個字，正是 𐽄¹ tsew² ‘第’。上文應該是「𐽄¹ 𐽄¹ 𐽄¹ 𐽄¹ 𐽄¹ rejr² -- njɪɪ¹ vɑ² sɔ¹ ‘經卷(第)二十三’」。第一行則依稀可見「𐽄¹ 𐽄¹ 𐽄¹ 𐽄¹ 𐽄¹ tsjiir¹ ·u² to² wee¹ pa² zja² 法藏出生般若」，據此也可以推斷這個殘頁每行應有十六個大字。¹⁷至於殘卷文字清楚的第一行小字，就是常見的西夏皇室對翻譯佛經的註記，一般翻譯為「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



史語所藏西夏文經卷書影 (no. 1-1)

¹⁶ 這個對音詞同時透露，西夏譯文參考了漢譯。又可參看⑦。

¹⁷ 如果不知道殘頁為哪部經，我就無從猜測，這些個半邊字究竟整字是什麼字。這些個半邊字既然至少允許拼出 𐽄¹ 𐽄¹ 𐽄¹ 𐽄¹，回過頭來又是確認殘頁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的支撐。我推測殘卷一行有十六個大字，當然比對了現存同經的其他版本；不過刻本方塊字本身提供的訊息，也可以支持這個推測。又，這兩行字是連續的、不斷句，整個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二十三」。漢文廿一字，西夏文用了廿二字翻譯，因為西夏文的 𐽄¹ 𐽄¹ lwɑr² rejr² 連言，是「經典、經卷」的意思，只對漢文的「經」字。

貳、

這一節承上文，主要討論殘頁2-1-1的註記文字。並嘗試說明這兩部殘經與其他西夏文獻可能的關係，及《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可能的翻譯底本。

根據學者的研究，翻譯、刻印佛經，是西夏皇室傾力贊助的國家事業。因此傳世經卷的標題之後，往往以小字註記贊助翻譯、校勘的皇室人名，以誌歌功頌德。這些註記文字正好讓當代學者作文章，考究哪部經是什麼時候、由什麼人贊助翻譯、校勘的，從而可以勾勒西夏譯經的部分歷史。¹⁸殘頁2-1-1顯然正是值得討論的註記文字。首先，印象中西夏文的 𐌆 𐌇 𐌈 𐌉 𐌊 𐌋 𐌌 𐌍 𐌎 𐌏 𐌐 𐌑 𐌒 𐌓 𐌔 𐌕 𐌖 𐌗 𐌘 𐌙 𐌚 𐌛 𐌜 𐌝 𐌞 𐌟 𐌠 𐌡 𐌢 𐌣 𐌤 𐌥 𐌦 𐌧 𐌨 𐌩 𐌪 𐌫 𐌬 𐌭 𐌮 𐌯 𐌰 𐌱 𐌲 𐌳 𐌴 𐌵 𐌶 𐌷 𐌸 𐌹 𐌺 𐌻 𐌼 𐌽 𐌾 𐌿 𐍀 𐍁 𐍂 𐍃 𐍄 𐍅 𐍆 𐍇 𐍈 𐍉 𐍊 𐍋 𐍌 𐍍 𐍎 𐍏 𐍐 𐍑 𐍒 𐍓 𐍔 𐍕 𐍖 𐍗 𐍘 𐍙 𐍚 𐍛 𐍜 𐍝 𐍞 𐍟 𐍠 𐍡 𐍢 𐍣 𐍤 𐍥 𐍦 𐍧 𐍨 𐍩 𐍪 𐍫 𐍬 𐍭 𐍮 𐍯 𐍰 𐍱 𐍲 𐍳 𐍴 𐍵 𐍶 𐍷 𐍸 𐍹 𐍺 𐍻 𐍼 𐍽 𐍾 𐍿 𐎀 𐎁 𐎂 𐎃 𐎄 𐎅 𐎆 𐎇 𐎈 𐎉 𐎊 𐎋 𐎌 𐎍 𐎎 𐎏 𐎐 𐎑 𐎒 𐎓 𐎔 𐎕 𐎖 𐎗 𐎘 𐎙 𐎚 𐎛 𐎜 𐎝 𐎞 𐎟 𐎠 𐎡 𐎢 𐎣 𐎤 𐎥 𐎦 𐎧 𐎨 𐎩 𐎪 𐎫 𐎬 𐎭 𐎮 𐎯 𐎰 𐎱 𐎲 𐎳 𐎴 𐎵 𐎶 𐎷 𐎸 𐎹 𐎺 𐎻 𐎼 𐎽 𐎾 𐎿 𐏀 𐏁 𐏂 𐏃 𐏄 𐏅 𐏆 𐏇 𐏈 𐏉 𐏊 𐏋 𐏌 𐏍 𐏎 𐏏 𐏐 𐏑 𐏒 𐏓 𐏔 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𐐀 𐐁 𐐂 𐐃 𐐄 𐐅 𐐆 𐐇 𐐈 𐐉 𐐊 𐐋 𐐌 𐐍 𐐎 𐐏 𐐐 𐐑 𐐒 𐐓 𐐔 𐐕 𐐖 𐐗 𐐘 𐐙 𐐚 𐐛 𐐜 𐐝 𐐞 𐐟 𐐠 𐐡 𐐢 𐐣 𐐤 𐐥 𐐦 𐐧 𐐨 𐐩 𐐪 𐐫 𐐬 𐐭 𐐮 𐐯 𐐰 𐐱 𐐲 𐐳 𐐴 𐐵 𐐶 𐐷 𐐸 𐐹 𐐺 𐐻 𐐼 𐐽 𐐾 𐐿 𐑀 𐑁 𐑂 𐑃 𐑄 𐑅 𐑆 𐑇 𐑈 𐑉 𐑊 𐑋 𐑌 𐑍 𐑎 𐑏 𐑐 𐑑 𐑒 𐑓 𐑔 𐑕 𐑖 𐑗 𐑘 𐑙 𐑚 𐑛 𐑜 𐑝 𐑞 𐑟 𐑠 𐑡 𐑢 𐑣 𐑤 𐑥 𐑦 𐑧 𐑨 𐑩 𐑪 𐑫 𐑬 𐑭 𐑮 𐑯 𐑰 𐑱 𐑲 𐑳 𐑴 𐑵 𐑶 𐑷 𐑸 𐑹 𐑺 𐑻 𐑼 𐑽 𐑾 𐑿 𐒀 𐒁 𐒂 𐒃 𐒄 𐒅 𐒆 𐒇 𐒈 𐒉 𐒊 𐒋 𐒌 𐒍 𐒎 𐒏 𐒐 𐒑 𐒒 𐒓 𐒔 𐒕 𐒖 𐒗 𐒘 𐒙 𐒚 𐒛 𐒜 𐒝 𐒞 𐒟 𐒠 𐒡 𐒢 𐒣 𐒤 𐒥 𐒦 𐒧 𐒨 𐒩 𐒪 𐒫 𐒬 𐒭 𐒮 𐒯 𐒰 𐒱 𐒲 𐒳 𐒴 𐒵 𐒶 𐒷 𐒸 𐒹 𐒺 𐒻 𐒼 𐒽 𐒾 𐒿 𐓀 𐓁 𐓂 𐓃 𐓄 𐓅 𐓆 𐓇 𐓈 𐓉 𐓊 𐓋 𐓌 𐓍 𐓎 𐓏 𐓐 𐓑 𐓒 𐓓 𐓔 𐓕 𐓖 𐓗 𐓘 𐓙 𐓚 𐓛 𐓜 𐓝 𐓞 𐓟 𐓠 𐓡 𐓢 𐓣 𐓤 𐓥 𐓦 𐓧 𐓨 𐓩 𐓪 𐓫 𐓬 𐓭 𐓮 𐓯 𐓰 𐓱 𐓲 𐓳 𐓴 𐓵 𐓶 𐓷 𐓸 𐓹 𐓺 𐓻 𐓼 𐓽 𐓾 𐓿 𐔀 𐔁 𐔂 𐔃 𐔄 𐔅 𐔆 𐔇 𐔈 𐔉 𐔊 𐔋 𐔌 𐔍 𐔎 𐔏 𐔐 𐔑 𐔒 𐔓 𐔔 𐔕 𐔖 𐔗 𐔘 𐔙 𐔚 𐔛 𐔜 𐔝 𐔞 𐔟 𐔠 𐔡 𐔢 𐔣 𐔤 𐔥 𐔦 𐔧 𐔨 𐔩 𐔪 𐔫 𐔬 𐔭 𐔮 𐔯 𐔰 𐔱 𐔲 𐔳 𐔴 𐔵 𐔶 𐔷 𐔸 𐔹 𐔺 𐔻 𐔼 𐔽 𐔾 𐔿 𐕀 𐕁 𐕂 𐕃 𐕄 𐕅 𐕆 𐕇 𐕈 𐕉 𐕊 𐕋 𐕌 𐕍 𐕎 𐕏 𐕐 𐕑 𐕒 𐕓 𐕔 𐕕 𐕖 𐕗 𐕘 𐕙 𐕚 𐕛 𐕜 𐕝 𐕞 𐕟 𐕠 𐕡 𐕢 𐕣 𐕤 𐕥 𐕦 𐕧 𐕨 𐕩 𐕪 𐕫 𐕬 𐕭 𐕮 𐕯 𐕰 𐕱 𐕲 𐕳 𐕴 𐕵 𐕶 𐕷 𐕸 𐕹 𐕺 𐕻 𐕼 𐕽 𐕾 𐕿 𐖀 𐖁 𐖂 𐖃 𐖄 𐖅 𐖆 𐖇 𐖈 𐖉 𐖊 𐖋 𐖌 𐖍 𐖎 𐖏 𐖐 𐖑 𐖒 𐖓 𐖔 𐖕 𐖖 𐖗 𐖘 𐖙 𐖚 𐖛 𐖜 𐖝 𐖞 𐖟 𐖠 𐖡 𐖢 𐖣 𐖤 𐖥 𐖦 𐖧 𐖨 𐖩 𐖪 𐖫 𐖬 𐖭 𐖮 𐖯 𐖰 𐖱 𐖲 𐖳 𐖴 𐖵 𐖶 𐖷 𐖸 𐖹 𐖺 𐖻 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𐘀 𐘁 𐘂 𐘃 𐘄 𐘅 𐘆 𐘇 𐘈 𐘉 𐘊 𐘋 𐘌 𐘍 𐘎 𐘏 𐘐 𐘑 𐘒 𐘓 𐘔 𐘕 𐘖 𐘗 𐘘 𐘙 𐘚 𐘛 𐘜 𐘝 𐘞 𐘟 𐘠 𐘡 𐘢 𐘣 𐘤 𐘥 𐘦 𐘧 𐘨 𐘩 𐘪 𐘫 𐘬 𐘭 𐘮 𐘯 𐘰 𐘱 𐘲 𐘳 𐘴 𐘵 𐘶 𐘷 𐘸 𐘹 𐘺 𐘻 𐘼 𐘽 𐘾 𐘿 𐙀 𐙁 𐙂 𐙃 𐙄 𐙅 𐙆 𐙇 𐙈 𐙉 𐙊 𐙋 𐙌 𐙍 𐙎 𐙏 𐙐 𐙑 𐙒 𐙓 𐙔 𐙕 𐙖 𐙗 𐙘 𐙙 𐙚 𐙛 𐙜 𐙝 𐙞 𐙟 𐙠 𐙡 𐙢 𐙣 𐙤 𐙥 𐙦 𐙧 𐙨 𐙩 𐙪 𐙫 𐙬 𐙭 𐙮 𐙯 𐙰 𐙱 𐙲 𐙳 𐙴 𐙵 𐙶 𐙷 𐙸 𐙹 𐙺 𐙻 𐙼 𐙽 𐙾 𐙿 𐚀 𐚁 𐚂 𐚃 𐚄 𐚅 𐚆 𐚇 𐚈 𐚉 𐚊 𐚋 𐚌 𐚍 𐚎 𐚏 𐚐 𐚑 𐚒 𐚓 𐚔 𐚕 𐚖 𐚗 𐚘 𐚙 𐚚 𐚛 𐚜 𐚝 𐚞 𐚟 𐚠 𐚡 𐚢 𐚣 𐚤 𐚥 𐚦 𐚧 𐚨 𐚩 𐚪 𐚫 𐚬 𐚭 𐚮 𐚯 𐚰 𐚱 𐚲 𐚳 𐚴 𐚵 𐚶 𐚷 𐚸 𐚹 𐚺 𐚻 𐚼 𐚽 𐚾 𐚿 𐛀 𐛁 𐛂 𐛃 𐛄 𐛅 𐛆 𐛇 𐛈 𐛉 𐛊 𐛋 𐛌 𐛍 𐛎 𐛏 𐛐 𐛑 𐛒 𐛓 𐛔 𐛕 𐛖 𐛗 𐛘 𐛙 𐛚 𐛛 𐛜 𐛝 𐛞 𐛟 𐛠 𐛡 𐛢 𐛣 𐛤 𐛥 𐛦 𐛧 𐛨 𐛩 𐛪 𐛫 𐛬 𐛭 𐛮 𐛯 𐛰 𐛱 𐛲 𐛳 𐛴 𐛵 𐛶 𐛷 𐛸 𐛹 𐛺 𐛻 𐛼 𐛽 𐛾 𐛿 𐜀 𐜁 𐜂 𐜃 𐜄 𐜅 𐜆 𐜇 𐜈 𐜉 𐜊 𐜋 𐜌 𐜍 𐜎 𐜏 𐜐 𐜑 𐜒 𐜓 𐜔 𐜕 𐜖 𐜗 𐜘 𐜙 𐜚 𐜛 𐜜 𐜝 𐜞 𐜟 𐜠 𐜡 𐜢 𐜣 𐜤 𐜥 𐜦 𐜧 𐜨 𐜩 𐜪 𐜫 𐜬 𐜭 𐜮 𐜯 𐜰 𐜱 𐜲 𐜳 𐜴 𐜵 𐜶 𐜷 𐜸 𐜹 𐜺 𐜻 𐜼 𐜽 𐜾 𐜿 𐝀 𐝁 𐝂 𐝃 𐝄 𐝅 𐝆 𐝇 𐝈 𐝉 𐝊 𐝋 𐝌 𐝍 𐝎 𐝏 𐝐 𐝑 𐝒 𐝓 𐝔 𐝕 𐝖 𐝗 𐝘 𐝙 𐝚 𐝛 𐝜 𐝝 𐝞 𐝟 𐝠 𐝡 𐝢 𐝣 𐝤 𐝥 𐝦 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𐞀 𐞁 𐞂 𐞃 𐞄 𐞅 𐞆 𐞇 𐞈 𐞉 𐞊 𐞋 𐞌 𐞍 𐞎 𐞏 𐞐 𐞑 𐞒 𐞓 𐞔 𐞕 𐞖 𐞗 𐞘 𐞙 𐞚 𐞛 𐞜 𐞝 𐞞 𐞟 𐞠 𐞡 𐞢 𐞣 𐞤 𐞥 𐞦 𐞧 𐞨 𐞩 𐞪 𐞫 𐞬 𐞭 𐞮 𐞯 𐞰 𐞱 𐞲 𐞳 𐞴 𐞵 𐞶 𐞷 𐞸 𐞹 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𐠀 𐠁 𐠂 𐠃 𐠄 𐠅 𐠆 𐠇 𐠈 𐠉 𐠊 𐠋 𐠌 𐠍 𐠎 𐠏 𐠐 𐠑 𐠒 𐠓 𐠔 𐠕 𐠖 𐠗 𐠘 𐠙 𐠚 𐠛 𐠜 𐠝 𐠞 𐠟 𐠠 𐠡 𐠢 𐠣 𐠤 𐠥 𐠦 𐠧 𐠨 𐠩 𐠪 𐠫 𐠬 𐠭 𐠮 𐠯 𐠰 𐠱 𐠲 𐠳 𐠴 𐠵 𐠶 𐠷 𐠸 𐠹 𐠺 𐠻 𐠼 𐠽 𐠾 𐠿 𐡀 𐡁 𐡂 𐡃 𐡄 𐡅 𐡆 𐡇 𐡈 𐡉 𐡊 𐡋 𐡌 𐡍 𐡎 𐡏 𐡐 𐡑 𐡒 𐡓 𐡔 𐡕 𐡖 𐡗 𐡘 𐡙 𐡚 𐡛 𐡜 𐡝 𐡞 𐡟 𐡠 𐡡 𐡢 𐡣 𐡤 𐡥 𐡦 𐡧 𐡨 𐡩 𐡪 𐡫 𐡬 𐡭 𐡮 𐡯 𐡰 𐡱 𐡲 𐡳 𐡴 𐡵 𐡶 𐡷 𐡸 𐡹 𐡺 𐡻 𐡼 𐡽 𐡾 𐡿 𐢀 𐢁 𐢂 𐢃 𐢄 𐢅 𐢆 𐢇 𐢈 𐢉 𐢊 𐢋 𐢌 𐢍 𐢎 𐢏 𐢐 𐢑 𐢒 𐢓 𐢔 𐢕 𐢖 𐢗 𐢘 𐢙 𐢚 𐢛 𐢜 𐢝 𐢞 𐢟 𐢠 𐢡 𐢢 𐢣 𐢤 𐢥 𐢦 𐢧 𐢨 𐢩 𐢪 𐢫 𐢬 𐢭 𐢮 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𐣠 𐣡 𐣢 𐣣 𐣤 𐣥 𐣦 𐣧 𐣨 𐣩 𐣪 𐣫 𐣬 𐣭 𐣮 𐣯 𐣰 𐣱 𐣲 𐣳 𐣴 𐣵 𐣶 𐣷 𐣸 𐣹 𐣺 𐣻 𐣼 𐣽 𐣾 𐣿 𐤀 𐤁 𐤂 𐤃 𐤄 𐤅 𐤆 𐤇 𐤈 𐤉 𐤊 𐤋 𐤌 𐤍 𐤎 𐤏 𐤐 𐤑 𐤒 𐤓 𐤔 𐤕 𐤖 𐤗 𐤘 𐤙 𐤚 𐤛 𐤜 𐤝 𐤞 𐤟 𐤠 𐤡 𐤢 𐤣 𐤤 𐤥 𐤦 𐤧 𐤨 𐤩 𐤪 𐤫 𐤬 𐤭 𐤮 𐤯 𐤰 𐤱 𐤲 𐤳 𐤴 𐤵 𐤶 𐤷 𐤸 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𐦀 𐦁 𐦂 𐦃 𐦄 𐦅 𐦆 𐦇 𐦈 𐦉 𐦊 𐦋 𐦌 𐦍 𐦎 𐦏 𐦐 𐦑 𐦒 𐦓 𐦔 𐦕 𐦖 𐦗 𐦘 𐦙 𐦚 𐦛 𐦜 𐦝 𐦞 𐦟 𐦠 𐦡 𐦢 𐦣 𐦤 𐦥 𐦦 𐦧 𐦨 𐦩 𐦪 𐦫 𐦬 𐦭 𐦮 𐦯 𐦰 𐦱 𐦲 𐦳 𐦴 𐦵 𐦶 𐦷 𐦸 𐦹 𐦺 𐦻 𐦼 𐦽 𐦾 𐦿 𐧀 𐧁 𐧂 𐧃 𐧄 𐧅 𐧆 𐧇 𐧈 𐧉 𐧊 𐧋 𐧌 𐧍 𐧎 𐧏 𐧐 𐧑 𐧒 𐧓 𐧔 𐧕 𐧖 𐧗 𐧘 𐧙 𐧚 𐧛 𐧜 𐧝 𐧞 𐧟 𐧠 𐧡 𐧢 𐧣 𐧤 𐧥 𐧦 𐧧 𐧨 𐧩 𐧪 𐧫 𐧬 𐧭 𐧮 𐧯 𐧰 𐧱 𐧲 𐧳 𐧴 𐧵 𐧶 𐧷 𐧸 𐧹 𐧺 𐧻 𐧼 𐧽 𐧾 𐧿 𐨀 𐨁 𐨂 𐨃 𐨄 𐨅 𐨆 𐨇 𐨈 𐨉 𐨊 𐨋 𐨌 𐨍 𐨎 𐨏 𐨐 𐨑 𐨒 𐨓 𐨔 𐨕 𐨖 𐨗 𐨘 𐨙 𐨚 𐨛 𐨜 𐨝 𐨞 𐨟 𐨠 𐨡 𐨢 𐨣 𐨤 𐨥 𐨦 𐨧 𐨨 𐨩 𐨪 𐨫 𐨬 𐨭 𐨮 𐨯 𐨰 𐨱 𐨲 𐨳 𐨴 𐨵 𐨶 𐨷 𐨸 𐨹 𐨺 𐨻 𐨼 𐨽 𐨾 𐨿 𐩀 𐩁 𐩂 𐩃 𐩄 𐩅 𐩆 𐩇 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𐩠 𐩡 𐩢 𐩣 𐩤 𐩥 𐩦 𐩧 𐩨 𐩩 𐩪 𐩫 𐩬 𐩭 𐩮 𐩯 𐩰 𐩱 𐩲 𐩳 𐩴 𐩵 𐩶 𐩷 𐩸 𐩹 𐩺 𐩻 𐩼 𐩽 𐩾 𐩿 𐪀 𐪁 𐪂 𐪃 𐪄 𐪅 𐪆 𐪇 𐪈 𐪉 𐪊 𐪋 𐪌 𐪍 𐪎 𐪏 𐪐 𐪑 𐪒 𐪓 𐪔 𐪕 𐪖 𐪗 𐪘 𐪙 𐪚 𐪛 𐪜 𐪝 𐪞 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𐫀 𐫁 𐫂 𐫃 𐫄 𐫅 𐫆 𐫇 𐫈 𐫉 𐫊 𐫋 𐫌 𐫍 𐫎 𐫏 𐫐 𐫑 𐫒 𐫓 𐫔 𐫕 𐫖 𐫗 𐫘 𐫙 𐫚 𐫛 𐫜 𐫝 𐫞 𐫟 𐫠 𐫡 𐫢 𐫣 𐫤 𐫥 𐫦 𐫧 𐫨 𐫩 𐫪 𐫫 𐫬 𐫭 𐫮 𐫯 𐫰 𐫱 𐫲 𐫳 𐫴 𐫵 𐫶 𐫷 𐫸 𐫹 𐫺 𐫻 𐫼 𐫽 𐫾 𐫿 𐬀 𐬁 𐬂 𐬃 𐬄 𐬅 𐬆 𐬇 𐬈 𐬉 𐬊 𐬋 𐬌 𐬍 𐬎 𐬏 𐬐 𐬑 𐬒 𐬓 𐬔 𐬕 𐬖 𐬗 𐬘 𐬙 𐬚 𐬛 𐬜 𐬝 𐬞 𐬟 𐬠 𐬡 𐬢 𐬣 𐬤 𐬥 𐬦 𐬧 𐬨 𐬩 𐬪 𐬫 𐬬 𐬭 𐬮 𐬯 𐬰 𐬱 𐬲 𐬳 𐬴 𐬵 𐬶 𐬷 𐬸 𐬹 𐬺 𐬻 𐬼 𐬽 𐬾 𐬿 𐭀 𐭁 𐭂 𐭃 𐭄 𐭅 𐭆 𐭇 𐭈 𐭉 𐭊 𐭋 𐭌 𐭍 𐭎 𐭏 𐭐 𐭑 𐭒 𐭓 𐭔 𐭕 𐭖 𐭗 𐭘 𐭙 𐭚 𐭛 𐭜 𐭝 𐭞 𐭟 𐭠 𐭡 𐭢 𐭣 𐭤 𐭥 𐭦 𐭧 𐭨 𐭩 𐭪 𐭫 𐭬 𐭭 𐭮 𐭯 𐭰 𐭱 𐭲 𐭳 𐭴 𐭵 𐭶 𐭷 𐭸 𐭹 𐭺 𐭻 𐭼 𐭽 𐭾 𐭿 𐮀 𐮁 𐮂 𐮃 𐮄 𐮅 𐮆 𐮇 𐮈 𐮉 𐮊 𐮋 𐮌 𐮍 𐮎 𐮏 𐮐 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𐮩 𐮪 𐮫 𐮬 𐮭 𐮮 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𐰀 𐰁 𐰂 𐰃 𐰄 𐰅 𐰆 𐰇 𐰈 𐰉 𐰊 𐰋 𐰌 𐰍 𐰎 𐰏 𐰐 𐰑 𐰒 𐰓 𐰔 𐰕 𐰖 𐰗 𐰘 𐰙 𐰚 𐰛 𐰜 𐰝 𐰞 𐰟 𐰠 𐰡 𐰢 𐰣 𐰤 𐰥 𐰦 𐰧 𐰨 𐰩 𐰪 𐰫 𐰬 𐰭 𐰮 𐰯 𐰰 𐰱 𐰲 𐰳 𐰴 𐰵 𐰶 𐰷 𐰸 𐰹 𐰺 𐰻 𐰼 𐰽 𐰾 𐰿 𐱀 𐱁 𐱂 𐱃 𐱄 𐱅 𐱆 𐱇 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眼。²¹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的殘卷，至少還有三處收藏：北京圖書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大英博物館。羅福成和西田龍雄分別都提供了一頁收藏於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完整影本，經題之後也有一行小字註記，內容和 2-1-1 完全不同。²²該小字註記如下：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ŋwər¹ vie¹ mjii² tha² wəə¹ sjij² sej¹ wə² tshja² dzjwōw¹ -- dow¹ twu¹ ·o²--
 天 力 大 治 孝 智 淨 廣 宣 德 去 邪 納 忠 永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jii¹ ŋwər¹ dzjw¹ ŋwe² mji¹ mee² njar¹
 平 皇 帝 嵬 名 御 校
 天力大治孝治淨廣宣德去邪納忠永平皇帝嵬名御校

我看重的是「永平皇帝」。「永平皇帝」這個稱號，也見在西夏第五個皇帝仁宗仁孝壽陵的碑銘上。根據李范文考「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認為就是仁孝（西元1140-1193年）的尊號。有這樣的註記，是否必然就是仁宗朝校勘時的刻本，也許可以再討論（1984:15）。²³但是註記的文字內容和形制，倒是規規矩矩；而且交代了是「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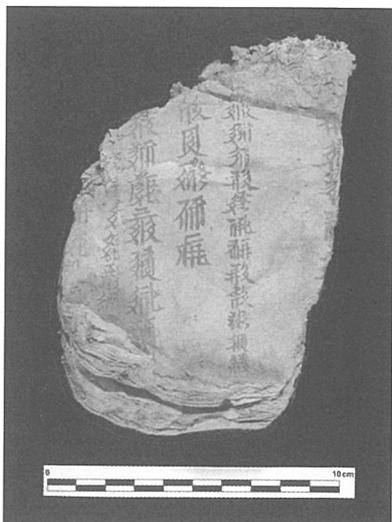
- 22
- ²¹ 承蒙語言所的博士後訪問學人張珮琪小姐將正在解讀的文本送了我一份，我才有機會思考這個問題。《維摩詰所說經》那一行小字擠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張小姐一時忽略。這幾個字讓我揣摩了一個多月，張小姐送來的文本適時的推了一把，原來的疑惑終於得到部分解答。看來這個《維摩詰所說經》，似乎不是西夏時代的刻本。不過，我看到的不是原件的影本。我手邊另有一個由微捲複製的版本（與張小姐的文本一樣，原件現藏俄國），下卷「香積佛品第十」前的註記與張小姐送來的文本不同。我的這個版本註記有兩行，一行十六個字，都是「譯者」而不是「校者」；這個版本每行十六個大字，張小姐的版本有十七個字。我的這個版本還有明顯的版心，刻工與羅福成和西田先生提供的《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影本近似，相當精緻工整。
- ²² 關於三處收藏的著錄，請參考西田1966: 301、1977: 41，及史1988附錄三之「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本子，也是一行十六個大字，大字與小字的比例也是大約四個大字六個小字，小字只有廿二個。所以上面允許留白，及「御校」之前稍有空隙。又，根據第一、二兩行，這一頁是該經第十七卷；小字之後的品題是「空性品第十八」。
- ²³ 「永平皇帝」是西夏第五個皇帝仁孝，大致可以無疑。但是這個註記可以是後來加上去的，未必就是仁宗朝的刻本。又如，根據《宋史》：「西夏大慶二年（1441）群臣曾為仁孝上尊號『制義去邪』，是「制義去邪」作為仁孝的尊號之一，固然見在文獻（史金波，1988），也無足以推論凡有「制義去邪」註記的，均為仁宗朝的刻本。可能後來的人知道，假仁宗之名自重；也可能後來的人不知道，只是照刻不誤。無論如何，最初羅福成釋讀這個註記，缺譯「𐰚 mjii² 治」、「𐰚 𐰚 — ·jii¹ 永平」，及「嵬名御校」作「於彌賢翻」，又漏抄「𐰚 𐰚 — dow¹ 去邪」兩字（1932）。西田龍雄也提到相同的註記，「大治」直譯為「治大」，將「宣德」譯為「德稱」、「去邪」譯「邪拒」、「納忠」譯「入正」、及「御」譯「賢」，其他同本文（1975:7，注14）。李范文引羅福成，作「天力大治，智孝淨廣，宣德盡忠，永平皇帝嵬名御校」（1984:15）。史金波後出，也引羅福成，作「天力大治、孝智淨廣、宣德納忠、長平皇帝嵬名御校」；他同時引用李范文對殘碑的考釋，也將李范文的「永平」改成「長平」（1988:83-84）。羅福成漏抄「𐰚 𐰚 去邪」兩字，李范文、史金波照舊。至於西夏字 𐰚 是實際存在的一個字，但《文海》僅一見，而且只是用來解釋 𐰚 ŋwəə¹ '咒'的字義（41.151）；《同音》也只是作為 𐰚 ju² '恆、常、永'的注音（42A35）。從對譯資料可以看到，這個字往往義譯漢語的「常、長、永、久、終」。所以「長平」和「永平」無所謂對錯，是漢語的問題，不是西夏語的問題。

皇帝」、不是別人，我們才能推論校勘大致的時間。換句話說，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藏本和史語所的這個殘頁，應該不是同一個刻本。²⁴

現在問題轉成，究竟西夏翻譯佛經，譯而後校，是否初譯與校後有不同的刻本？最初的國營事業，「御譯、御校」之後，還有多少不同的刻本？西夏時代、及亡國之後，顯然都有非官方人士發願施經；他們是重印還是重刻官方版本，還是另有私家翻譯的文本？是否也有可能像漢文版有同本異譯，後來西夏文版同本也有不同的譯本？這些問題，以前不是沒有人討論過，例如Dunnell 1996、松澤 1990, 1994、史金波 1988、西田1975-7, 1964-6等。似乎未見有人如我，瞪著廿來字企圖小題大作的。

回頭再看《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這部西夏語譯的密教部經典，根據西夏文的經題刻 𐎃 𐎆 𐎇 𐎈 𐎉 𐎊 𐎋 𐎌 𐎍 𐎎 𐎏 𐎐 𐎑 𐎒 𐎓 𐎔 𐎕 𐎖 𐎗 𐎘 𐎙 𐎚 𐎛 𐎜 𐎝 𐎞 𐎟 𐎠 𐎡 𐎢 𐎣 𐎤 𐎥 𐎦 𐎧 𐎨 𐎩 𐎪 𐎫 𐎬 𐎭 𐎮 𐎯 𐎰 𐎱 𐎲 𐎳 𐎴 𐎵 𐎶 𐎷 𐎸 𐎹 𐎺 𐎻 𐎼 𐎽 𐎾 𐎿 𐏀 𐏁 𐏂 𐏃 𐏄 𐏅 𐏆 𐏇 𐏈 𐏉 𐏊 𐏋 𐏌 𐏍 𐏎 𐏏 𐏐 𐏑 𐏒 𐏓 𐏔 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𐐀 𐐁 𐐂 𐐃 𐐄 𐐅 𐐆 𐐇 𐐈 𐐉 𐐊 𐐋 𐐌 𐐍 𐐎 𐐏 𐐐 𐐑 𐐒 𐐓 𐐔 𐐕 𐐖 𐐗 𐐘 𐐙 𐐚 𐐛 𐐜 𐐝 𐐞 𐐟 𐐠 𐐡 𐐢 𐐣 𐐤 𐐥 𐐦 𐐧 𐐨 𐐩 𐐪 𐐫 𐐬 𐐭 𐐮 𐐯 𐐰 𐐱 𐐲 𐐳 𐐴 𐐵 𐐶 𐐷 𐐸 𐐹 𐐺 𐐻 𐐼 𐐽 𐐾 𐐿 𐑀 𐑁 𐑂 𐑃 𐑄 𐑅 𐑆 𐑇 𐑈 𐑉 𐑊 𐑋 𐑌 𐑍 𐑎 𐑏 𐑐 𐑑 𐑒 𐑓 𐑔 𐑕 𐑖 𐑗 𐑘 𐑙 𐑚 𐑛 𐑜 𐑝 𐑞 𐑟 𐑠 𐑡 𐑢 𐑣 𐑤 𐑥 𐑦 𐑧 𐑨 𐑩 𐑪 𐑫 𐑬 𐑭 𐑮 𐑯 𐑰 𐑱 𐑲 𐑳 𐑴 𐑵 𐑶 𐑷 𐑸 𐑹 𐑺 𐑻 𐑼 𐑽 𐑾 𐑿 𐒀 𐒁 𐒂 𐒃 𐒄 𐒅 𐒆 𐒇 𐒈 𐒉 𐒊 𐒋 𐒌 𐒍 𐒎 𐒏 𐒐 𐒑 𐒒 𐒓 𐒔 𐒕 𐒖 𐒗 𐒘 𐒙 𐒚 𐒛 𐒜 𐒝 𐒞 𐒟 𐒠 𐒡 𐒢 𐒣 𐒤 𐒥 𐒦 𐒧 𐒨 𐒩 𐒪 𐒫 𐒬 𐒭 𐒮 𐒯 𐒰 𐒱 𐒲 𐒳 𐒴 𐒵 𐒶 𐒷 𐒸 𐒹 𐒺 𐒻 𐒼 𐒽 𐒾 𐒿 𐓀 𐓁 𐓂 𐓃 𐓄 𐓅 𐓆 𐓇 𐓈 𐓉 𐓊 𐓋 𐓌 𐓍 𐓎 𐓏 𐓐 𐓑 𐓒 𐓓 𐓔 𐓕 𐓖 𐓗 𐓘 𐓙 𐓚 𐓛 𐓜 𐓝 𐓞 𐓟 𐓠 𐓡 𐓢 𐓣 𐓤 𐓥 𐓦 𐓧 𐓨 𐓩 𐓪 𐓫 𐓬 𐓭 𐓮 𐓯 𐓰 𐓱 𐓲 𐓳 𐓴 𐓵 𐓶 𐓷 𐓸 𐓹 𐓺 𐓻 𐓼 𐓽 𐓾 𐓿 𐔀 𐔁 𐔂 𐔃 𐔄 𐔅 𐔆 𐔇 𐔈 𐔉 𐔊 𐔋 𐔌 𐔍 𐔎 𐔏 𐔐 𐔑 𐔒 𐔓 𐔔 𐔕 𐔖 𐔗 𐔘 𐔙 𐔚 𐔛 𐔜 𐔝 𐔞 𐔟 𐔠 𐔡 𐔢 𐔣 𐔤 𐔥 𐔦 𐔧 𐔨 𐔩 𐔪 𐔫 𐔬 𐔭 𐔮 𐔯 𐔰 𐔱 𐔲 𐔳 𐔴 𐔵 𐔶 𐔷 𐔸 𐔹 𐔺 𐔻 𐔼 𐔽 𐔾 𐔿 𐕀 𐕁 𐕂 𐕃 𐕄 𐕅 𐕆 𐕇 𐕈 𐕉 𐕊 𐕋 𐕌 𐕍 𐕎 𐕏 𐕐 𐕑 𐕒 𐕓 𐕔 𐕕 𐕖 𐕗 𐕘 𐕙 𐕚 𐕛 𐕜 𐕝 𐕞 𐕟 𐕠 𐕡 𐕢 𐕣 𐕤 𐕥 𐕦 𐕧 𐕨 𐕩 𐕪 𐕫 𐕬 𐕭 𐕮 𐕯 𐕰 𐕱 𐕲 𐕳 𐕴 𐕵 𐕶 𐕷 𐕸 𐕹 𐕺 𐕻 𐕼 𐕽 𐕾 𐕿 𐖀 𐖁 𐖂 𐖃 𐖄 𐖅 𐖆 𐖇 𐖈 𐖉 𐖊 𐖋 𐖌 𐖍 𐖎 𐖏 𐖐 𐖑 𐖒 𐖓 𐖔 𐖕 𐖖 𐖗 𐖘 𐖙 𐖚 𐖛 𐖜 𐖝 𐖞 𐖟 𐖠 𐖡 𐖢 𐖣 𐖤 𐖥 𐖦 𐖧 𐖨 𐖩 𐖪 𐖫 𐖬 𐖭 𐖮 𐖯 𐖰 𐖱 𐖲 𐖳 𐖴 𐖵 𐖶 𐖷 𐖸 𐖹 𐖺 𐖻 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𐘀 𐘁 𐘂 𐘃 𐘄 𐘅 𐘆 𐘇 𐘈 𐘉 𐘊 𐘋 𐘌 𐘍 𐘎 𐘏 𐘐 𐘑 𐘒 𐘓 𐘔 𐘕 𐘖 𐘗 𐘘 𐘙 𐘚 𐘛 𐘜 𐘝 𐘞 𐘟 𐘠 𐘡 𐘢 𐘣 𐘤 𐘥 𐘦 𐘧 𐘨 𐘩 𐘪 𐘫 𐘬 𐘭 𐘮 𐘯 𐘰 𐘱 𐘲 𐘳 𐘴 𐘵 𐘶 𐘷 𐘸 𐘹 𐘺 𐘻 𐘼 𐘽 𐘾 𐘿 𐙀 𐙁 𐙂 𐙃 𐙄 𐙅 𐙆 𐙇 𐙈 𐙉 𐙊 𐙋 𐙌 𐙍 𐙎 𐙏 𐙐 𐙑 𐙒 𐙓 𐙔 𐙕 𐙖 𐙗 𐙘 𐙙 𐙚 𐙛 𐙜 𐙝 𐙞 𐙟 𐙠 𐙡 𐙢 𐙣 𐙤 𐙥 𐙦 𐙧 𐙨 𐙩 𐙪 𐙫 𐙬 𐙭 𐙮 𐙯 𐙰 𐙱 𐙲 𐙳 𐙴 𐙵 𐙶 𐙷 𐙸 𐙹 𐙺 𐙻 𐙼 𐙽 𐙾 𐙿 𐚀 𐚁 𐚂 𐚃 𐚄 𐚅 𐚆 𐚇 𐚈 𐚉 𐚊 𐚋 𐚌 𐚍 𐚎 𐚏 𐚐 𐚑 𐚒 𐚓 𐚔 𐚕 𐚖 𐚗 𐚘 𐚙 𐚚 𐚛 𐚜 𐚝 𐚞 𐚟 𐚠 𐚡 𐚢 𐚣 𐚤 𐚥 𐚦 𐚧 𐚨 𐚩 𐚪 𐚫 𐚬 𐚭 𐚮 𐚯 𐚰 𐚱 𐚲 𐚳 𐚴 𐚵 𐚶 𐚷 𐚸 𐚹 𐚺 𐚻 𐚼 𐚽 𐚾 𐚿 𐛀 𐛁 𐛂 𐛃 𐛄 𐛅 𐛆 𐛇 𐛈 𐛉 𐛊 𐛋 𐛌 𐛍 𐛎 𐛏 𐛐 𐛑 𐛒 𐛓 𐛔 𐛕 𐛖 𐛗 𐛘 𐛙 𐛚 𐛛 𐛜 𐛝 𐛞 𐛟 𐛠 𐛡 𐛢 𐛣 𐛤 𐛥 𐛦 𐛧 𐛨 𐛩 𐛪 𐛫 𐛬 𐛭 𐛮 𐛯 𐛰 𐛱 𐛲 𐛳 𐛴 𐛵 𐛶 𐛷 𐛸 𐛹 𐛺 𐛻 𐛼 𐛽 𐛾 𐛿 𐜀 𐜁 𐜂 𐜃 𐜄 𐜅 𐜆 𐜇 𐜈 𐜉 𐜊 𐜋 𐜌 𐜍 𐜎 𐜏 𐜐 𐜑 𐜒 𐜓 𐜔 𐜕 𐜖 𐜗 𐜘 𐜙 𐜚 𐜛 𐜜 𐜝 𐜞 𐜟 𐜠 𐜡 𐜢 𐜣 𐜤 𐜥 𐜦 𐜧 𐜨 𐜩 𐜪 𐜫 𐜬 𐜭 𐜮 𐜯 𐜰 𐜱 𐜲 𐜳 𐜴 𐜵 𐜶 𐜷 𐜸 𐜹 𐜺 𐜻 𐜼 𐜽 𐜾 𐜿 𐝀 𐝁 𐝂 𐝃 𐝄 𐝅 𐝆 𐝇 𐝈 𐝉 𐝊 𐝋 𐝌 𐝍 𐝎 𐝏 𐝐 𐝑 𐝒 𐝓 𐝔 𐝕 𐝖 𐝗 𐝘 𐝙 𐝚 𐝛 𐝜 𐝝 𐝞 𐝟 𐝠 𐝡 𐝢 𐝣 𐝤 𐝥 𐝦 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𐞀 𐞁 𐞂 𐞃 𐞄 𐞅 𐞆 𐞇 𐞈 𐞉 𐞊 𐞋 𐞌 𐞍 𐞎 𐞏 𐞐 𐞑 𐞒 𐞓 𐞔 𐞕 𐞖 𐞗 𐞘 𐞙 𐞚 𐞛 𐞜 𐞝 𐞞 𐞟 𐞠 𐞡 𐞢 𐞣 𐞤 𐞥 𐞦 𐞧 𐞨 𐞩 𐞪 𐞫 𐞬 𐞭 𐞮 𐞯 𐞰 𐞱 𐞲 𐞳 𐞴 𐞵 𐞶 𐞷 𐞸 𐞹 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𐠀 𐠁 𐠂 𐠃 𐠄 𐠅 𐠆 𐠇 𐠈 𐠉 𐠊 𐠋 𐠌 𐠍 𐠎 𐠏 𐠐 𐠑 𐠒 𐠓 𐠔 𐠕 𐠖 𐠗 𐠘 𐠙 𐠚 𐠛 𐠜 𐠝 𐠞 𐠟 𐠠 𐠡 𐠢 𐠣 𐠤 𐠥 𐠦 𐠧 𐠨 𐠩 𐠪 𐠫 𐠬 𐠭 𐠮 𐠯 𐠰 𐠱 𐠲 𐠳 𐠴 𐠵 𐠶 𐠷 𐠸 𐠹 𐠺 𐠻 𐠼 𐠽 𐠾 𐠿 𐡀 𐡁 𐡂 𐡃 𐡄 𐡅 𐡆 𐡇 𐡈 𐡉 𐡊 𐡋 𐡌 𐡍 𐡎 𐡏 𐡐 𐡑 𐡒 𐡓 𐡔 𐡕 𐡖 𐡗 𐡘 𐡙 𐡚 𐡛 𐡜 𐡝 𐡞 𐡟 𐡠 𐡡 𐡢 𐡣 𐡤 𐡥 𐡦 𐡧 𐡨 𐡩 𐡪 𐡫 𐡬 𐡭 𐡮 𐡯 𐡰 𐡱 𐡲 𐡳 𐡴 𐡵 𐡶 𐡷 𐡸 𐡹 𐡺 𐡻 𐡼 𐡽 𐡾 𐡿 𐢀 𐢁 𐢂 𐢃 𐢄 𐢅 𐢆 𐢇 𐢈 𐢉 𐢊 𐢋 𐢌 𐢍 𐢎 𐢏 𐢐 𐢑 𐢒 𐢓 𐢔 𐢕 𐢖 𐢗 𐢘 𐢙 𐢚 𐢛 𐢜 𐢝 𐢞 𐢟 𐢠 𐢡 𐢢 𐢣 𐢤 𐢥 𐢦 𐢧 𐢨 𐢩 𐢪 𐢫 𐢬 𐢭 𐢮 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𐣠 𐣡 𐣢 𐣣 𐣤 𐣥 𐣦 𐣧 𐣨 𐣩 𐣪 𐣫 𐣬 𐣭 𐣮 𐣯 𐣰 𐣱 𐣲 𐣳 𐣴 𐣵 𐣶 𐣷 𐣸 𐣹 𐣺 𐣻 𐣼 𐣽 𐣾 𐣿 𐤀 𐤁 𐤂 𐤃 𐤄 𐤅 𐤆 𐤇 𐤈 𐤉 𐤊 𐤋 𐤌 𐤍 𐤎 𐤏 𐤐 𐤑 𐤒 𐤓 𐤔 𐤕 𐤖 𐤗 𐤘 𐤙 𐤚 𐤛 𐤜 𐤝 𐤞 𐤟 𐤠 𐤡 𐤢 𐤣 𐤤 𐤥 𐤦 𐤧 𐤨 𐤩 𐤪 𐤫 𐤬 𐤭 𐤮 𐤯 𐤰 𐤱 𐤲 𐤳 𐤴 𐤵 𐤶 𐤷 𐤸 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𐦀 𐦁 𐦂 𐦃 𐦄 𐦅 𐦆 𐦇 𐦈 𐦉 𐦊 𐦋 𐦌 𐦍 𐦎 𐦏 𐦐 𐦑 𐦒 𐦓 𐦔 𐦕 𐦖 𐦗 𐦘 𐦙 𐦚 𐦛 𐦜 𐦝 𐦞 𐦟 𐦠 𐦡 𐦢 𐦣 𐦤 𐦥 𐦦 𐦧 𐦨 𐦩 𐦪 𐦫 𐦬 𐦭 𐦮 𐦯 𐦰 𐦱 𐦲 𐦳 𐦴 𐦵 𐦶 𐦷 𐦸 𐦹 𐦺 𐦻 𐦼 𐦽 𐦾 𐦿 𐧀 𐧁 𐧂 𐧃 𐧄 𐧅 𐧆 𐧇 𐧈 𐧉 𐧊 𐧋 𐧌 𐧍 𐧎 𐧏 𐧐 𐧑 𐧒 𐧓 𐧔 𐧕 𐧖 𐧗 𐧘 𐧙 𐧚 𐧛 𐧜 𐧝 𐧞 𐧟 𐧠 𐧡 𐧢 𐧣 𐧤 𐧥 𐧦 𐧧 𐧨 𐧩 𐧪 𐧫 𐧬 𐧭 𐧮 𐧯 𐧰 𐧱 𐧲 𐧳 𐧴 𐧵 𐧶 𐧷 𐧸 𐧹 𐧺 𐧻 𐧼 𐧽 𐧾 𐧿 𐨀 𐨁 𐨂 𐨃 𐨄 𐨅 𐨆 𐨇 𐨈 𐨉 𐨊 𐨋 𐨌 𐨍 𐨎 𐨏 𐨐 𐨑 𐨒 𐨓 𐨔 𐨕 𐨖 𐨗 𐨘 𐨙 𐨚 𐨛 𐨜 𐨝 𐨞 𐨟 𐨠 𐨡 𐨢 𐨣 𐨤 𐨥 𐨦 𐨧 𐨨 𐨩 𐨪 𐨫 𐨬 𐨭 𐨮 𐨯 𐨰 𐨱 𐨲 𐨳 𐨴 𐨵 𐨶 𐨷 𐨸 𐨹 𐨺 𐨻 𐨼 𐨽 𐨾 𐨿 𐩀 𐩁 𐩂 𐩃 𐩄 𐩅 𐩆 𐩇 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𐩠 𐩡 𐩢 𐩣 𐩤 𐩥 𐩦 𐩧 𐩨 𐩩 𐩪 𐩫 𐩬 𐩭 𐩮 𐩯 𐩰 𐩱 𐩲 𐩳 𐩴 𐩵 𐩶 𐩷 𐩸 𐩹 𐩺 𐩻 𐩼 𐩽 𐩾 𐩿 𐪀 𐪁 𐪂 𐪃 𐪄 𐪅 𐪆 𐪇 𐪈 𐪉 𐪊 𐪋 𐪌 𐪍 𐪎 𐪏 𐪐 𐪑 𐪒 𐪓 𐪔 𐪕 𐪖 𐪗 𐪘 𐪙 𐪚 𐪛 𐪜 𐪝 𐪞 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𐫀 𐫁 𐫂 𐫃 𐫄 𐫅 𐫆 𐫇 𐫈 𐫉 𐫊 𐫋 𐫌 𐫍 𐫎 𐫏 𐫐 𐫑 𐫒 𐫓 𐫔 𐫕 𐫖 𐫗 𐫘 𐫙 𐫚 𐫛 𐫜 𐫝 𐫞 𐫟 𐫠 𐫡 𐫢 𐫣 𐫤 𐫥 𐫦 𐫧 𐫨 𐫩 𐫪 𐫫 𐫬 𐫭 𐫮 𐫯 𐫰 𐫱 𐫲 𐫳 𐫴 𐫵 𐫶 𐫷 𐫸 𐫹 𐫺 𐫻 𐫼 𐫽 𐫾 𐫿 𐬀 𐬁 𐬂 𐬃 𐬄 𐬅 𐬆 𐬇 𐬈 𐬉 𐬊 𐬋 𐬌 𐬍 𐬎 𐬏 𐬐 𐬑 𐬒 𐬓 𐬔 𐬕 𐬖 𐬗 𐬘 𐬙 𐬚 𐬛 𐬜 𐬝 𐬞 𐬟 𐬠 𐬡 𐬢 𐬣 𐬤 𐬥 𐬦 𐬧 𐬨 𐬩 𐬪 𐬫 𐬬 𐬭 𐬮 𐬯 𐬰 𐬱 𐬲 𐬳 𐬴 𐬵 𐬶 𐬷 𐬸 𐬹 𐬺 𐬻 𐬼 𐬽 𐬾 𐬿 𐭀 𐭁 𐭂 𐭃 𐭄 𐭅 𐭆 𐭇 𐭈 𐭉 𐭊 𐭋 𐭌 𐭍 𐭎 𐭏 𐭐 𐭑 𐭒 𐭓 𐭔 𐭕 𐭖 𐭗 𐭘 𐭙 𐭚 𐭛 𐭜 𐭝 𐭞 𐭟 𐭠 𐭡 𐭢 𐭣 𐭤 𐭥 𐭦 𐭧 𐭨 𐭩 𐭪 𐭫 𐭬 𐭭 𐭮 𐭯 𐭰 𐭱 𐭲 𐭳 𐭴 𐭵 𐭶 𐭷 𐭸 𐭹 𐭺 𐭻 𐭼 𐭽 𐭾 𐭿 𐮀 𐮁 𐮂 𐮃 𐮄 𐮅 𐮆 𐮇 𐮈 𐮉 𐮊 𐮋 𐮌 𐮍 𐮎 𐮏 𐮐 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𐮩 𐮪 𐮫 𐮬 𐮭 𐮮 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𐰀 𐰁 𐰂 𐰃 𐰄 𐰅 𐰆 𐰇 𐰈 𐰉 𐰊 𐰋 𐰌 𐰍 𐰎 𐰏 𐰐 𐰑 𐰒 𐰓 𐰔 𐰕 𐰖 𐰗 𐰘 𐰙 𐰚 𐰛 𐰜 𐰝 𐰞 𐰟 𐰠 𐰡 𐰢 𐰣 𐰤 𐰥 𐰦 𐰧 𐰨 𐰩 𐰪 𐰫 𐰬 𐰭 𐰮 𐰯 𐰰 𐰱 𐰲 𐰳 𐰴 𐰵 𐰶 𐰷 𐰸 𐰹 𐰺 𐰻 𐰼 𐰽 𐰾 𐰿 𐱀 𐱁 𐱂 𐱃 𐱄 𐱅 𐱆 𐱇 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𐲀 𐲁 𐲂 𐲃 𐲄 𐲅 𐲆 𐲇 𐲈 𐲉 𐲊 𐲋 𐲌 𐲍 𐲎 𐲏 𐲐 𐲑 𐲒 𐲓 𐲔 𐲕 𐲖 𐲗 𐲘 𐲙 𐲚 𐲛 𐲜 𐲝 𐲞 𐲟 𐲠 𐲡 𐲢 𐲣 𐲤 𐲥 𐲦 𐲧 𐲨 𐲩 𐲪 𐲫 𐲬 𐲭 𐲮 𐲯 𐲰 𐲱 𐲲 𐲳 𐲴 𐲵 𐲶 𐲷 𐲸 𐲹 𐲺 𐲻 𐲼 𐲽 𐲾 𐲿 𐳀 𐳁 𐳂 𐳃 𐳄 𐳅 𐳆 𐳇 𐳈 𐳉 𐳊 𐳋 𐳌 𐳍 𐳎 𐳏 𐳐 𐳑 𐳒 𐳓 𐳔 𐳕 𐳖 𐳗 𐳘

智譯本僅有微小的出入（參看注⑥、⑦、⑨、⑬），拜寺溝方塔的殘本，根據發掘報告並所附圖版看來（參看注⑳），應該也接近釋智譯本。照這樣看來，西夏語譯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即使不是經由漢譯文所作的翻譯，很可能夏漢兩譯皆源自藏本，而且夏漢兩譯很可能是同步進行的；主譯者很可能就是「土番譯主聶崖沙門釋智」。²⁸我所以這麼推想，還有一個理由：西夏文經題的第一個字用 𐽄 ṣjɿj² ‘聖’，分明是漢語「聖」的借詞（龔1981: 740）；直接由藏文翻譯的西夏文，為什麼會用個漢語借詞？



史語所藏西夏經卷書影 (no. 2-1)

如同對西夏語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的疑惑，我對西夏文版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也有許多好奇，卻苦難能求解的疑惑。用力於西夏文本的釋讀之餘，我只是由著許多朋友牽引，一頭栽進語言之外、陌生的領域，頗有發現一方新天地的喜悅。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這一方天地裡正有許多有趣的東西，值得大家一道細細追索。另一方面，個人對西夏翻譯佛經從來陌生，於各種文字大藏經版本傳佈尤其外行；既不敢強以為知，對現存若干大視角的論斷也缺乏鑑別的本事。情願拋磚，但願引來精金美玉。

參、

這一節淺論中研院史語所藏的這些西夏佛經殘卷「小而美」的價值，同時略記這三個月來論學的因緣。

首先，西夏語譯的佛經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資源，從此應該著錄中研院史語所藏的這兩筆。史語所的文物收藏豐碩而多元，西夏文物的收藏相對量少。西夏文物既非主要收藏品，比起甲骨、漢簡的耀目光彩，刻本佛經殘頁似乎形同小土豆。不過中國文化之所以博大，正由於不是只有唯一的漢人文化。西夏遺留下來的文化業績，永遠是中國文化耀眼的明珠，而且一度是漢人面對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何況除了這些刻本佛經殘頁之外，史語所其實還有不少相當精美的拓片、及尚未登錄處理的各類文

²⁸ 這裡所說的漢譯本，指現存兩個出土的殘本；及入藏的，單指釋智譯本而言。雖然，相對於八思巴時代的譯者沙囉巴（1259-1314），我完全不知道「釋智」何許人也，也不知道從何考究他的身世背景。但是他的漢譯本，是真實存在、而且入藏的文本，《磧砂藏》、《大正藏》均收。另外，我以為同本異譯的四個漢文本，有兩個大概都是直接或間接由藏本翻譯的，而藏本或原來的梵文本原來就存在不同的版本，以致於我們現在看到夏漢譯本有種種差異。

書；刻本佛經殘頁可能也不只這兩件，尚在燻蒸處理的部分，也許還有新的東西。這麼說，不是爭排名，誰的收藏品比較多。我看重的是，從事解讀西夏文獻已經十多年了，面對這些殘頁的語言我一時還覺得陌生。同樣的，世人對西夏文化的了解，至今也還有許多空白。客觀的說，這些西夏佛經殘卷的發現，並不只是在浩如煙海的西夏文獻添加兩筆不起眼的著錄而已。任何西夏文獻的解讀，無不有助於我們積累解析西夏語文的能力。何況我們已經知道，西夏語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及《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的所有收藏都是殘缺不全、而且可能都是不同的版本的；盡可能蒐羅各方收藏，才有可能閱看的真與全。而本文一、二兩節所提出來的若干問題，又不只是西夏時代的歷史，同時關涉宋、元、明，乃至於千年以來西北地區相承不斷上演的、人的故事。

且說上個世紀初以來，一九〇八年科茲洛夫（P. K. Kozlov）、一九一四年斯坦因（Sir A. Stein）先後在黑水城發掘出大量西夏文物，中國的大西北地區一直是東西方探險家的樂園。不知有多少埋藏地下的文物，在短短二、三十年間重見天日。一九三〇年瑞典考古家貝格曼（Bergman, F.）在額濟納河（弱水）流域的黑城（黑水城，Khara Khoto）附近又發掘到萬餘枚簡牘，就是通稱的居延漢簡，為漢代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的一片天。居延漢簡出土的消息因此轟動一時。雖然同一時期正是西夏文研究初期的黃金時代，學者注目的卻多半是科茲洛夫、斯坦因的發掘品。似乎鮮少有人留意到，採獲漢簡的同時也有西夏文物。戰亂的中國，漢簡先從香港到了美國，終於一九六五年回到台灣。似乎也沒有人留意到，運回來的漢簡夾帶有西夏文獻。大概要到一九八八年史語所成立「簡牘整理小組」以後，才為邢義田先生重新發現。十多年又過了，今年（2001, 01/08）我有幸閱看並負責釋讀這些西夏文獻。

讀西夏文不成問題，處理殘缺的出土文獻，尤其是佛經，卻非我所長。一開始的時候，翻檢資料的同時，兩年前初讀居庸關六體石刻西夏文的挫折，重又令我極度的沮喪不安。每一個字都認清楚了，由於殘缺，幾乎沒有可以通讀的完整語句。也沒有任何著錄資料，可以提供釋讀的參考。直到二月下旬（23日）下午，素不相識的莊崑木先生突然來敲門，才打開一線曙光。此後在莊先生始終熱心的協助下，每一天的工作都有新的收獲；他從日本寄來的信件、資料，每一次都讓我驚喜。他熟悉各種藏經的版本、流傳、著錄，對這兩件罕有人研究的西夏譯經有著高度興趣；隨時不忘提醒我，除了西夏語文、經文內容探究之外，他們在譯經史及版本學上的重要意義。自從莊先生來敲門之後，牽引了許多朋友直接、間接的關懷我的工作。例如，文物陳列館丁瑞茂寫的「史語所文物陳列館藏西夏文經書來源初步推測」，就很精彩；朱文惠根

據修密的經驗，提供的建議也讓人窩心。我的日文實在淺薄，就有語言所的黃秀敏陪我讀西田、松澤的論文；張珮琪除了慷慨出示經過初步釋讀的《維摩詰所說經》之外，也來幫忙閱看俄文的資料。道修法師、及故宮胡進杉先生的談話，令我多有啓發；我真切的體悟到學海無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同事陳光祖、邢義田、劉淑芬、劉增貴、黃寬重、何大安幾位先生的善意與鼓勵，助理陳秋如的任勞任怨；這許多人都是我的貴人，機緣因此美好。也因著這個機緣，我能拓展視野，才有機會重頭學起。爲此我深深的感謝。

參考書目

- 王靜如 1932-3 《西夏研究》vol. I, II, III, 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8, 11,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1980 《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
- 史金波 1988 《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
1988 《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
-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1964-6 《西夏語の研究》vol. I, II, 京都：座右寶刊行會。
1975-7 《西夏文華嚴經》vol. I, II, III, 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 李范文編釋
1984 《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 邢義田 1995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921-952。
- 林英津 2000 〈居庸關六體石刻西夏文再檢討 (I)〉，稿投《石璋如先生百歲華誕祝壽論文集》。
- 松澤博 (Matsuzawa, Hiroshi)
1990 〈敦煌出土西夏語佛典研究序說—天理圖書館所藏西夏語佛典について (1)〉，《東洋史苑》No. 36: 1-98。
1994 〈敦煌出土西夏語佛典研究序說—天理圖書館所藏西夏語佛典について (2)〉，《龍谷史壇》No. 103, 104: 144-180。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1995-《俄藏黑水城文獻》，1-5, 7-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梶芳光運 1984 《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
1932 《西夏文專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
- 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熙文 (Tsukamoto, Keisho、Matsunaga, Yukei、Isoda, Hirofumi) 編著
1989 《梵語佛典の研究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
- 雷潤澤、于存海、何繼英編著
1995 《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

簡牘整理小組編

1998 《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九。

龔煌城 1981 〈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681-780。

Dunnell, Ruth W.

1995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白高上國：十一世紀西夏的佛教和國家體制)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ychanov, E. I. (克恰諾夫) (edit.)

1999 *Ancient Documentary Catalog of Buddhism in Tangut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語譯佛經目錄) (in Russian) Kyoto: Kyoto University。

Nevsky, N. A. (聶歷山，一名聶斯克)

1960 *Tangut Philology*, 2 vols (in Russian) Moscow。

Sommarstrom, Bo & Bergman, Folke (索馬斯特勒姆、貝格曼)

1956-8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內蒙古額濟納河考古報告)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Vira, Raghu (edit.)

1961 "Mongol-Piṭaka: vol. 6, Mañjuśrī-Nāma-Saṅgīti and Sekoddeśa (the Monoglian Collectanea in the Series of Indo-Asian Literatures froming the SataPiṭaka Vol. 18)", New Delhi: The Arya Bharati Mudranalaya.